

重读托多罗夫: 反思巴赫金对话理论的核心概念^{*}

刘柏威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20 世纪 50 年代末, 巴赫金的学术思想由苏联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柯日诺夫整理出来, 随后法国学者朱莉亚·克丽丝蒂娃将其介绍到巴黎。自此, 巴赫金开始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关注, 并被视为俄罗斯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超越者。但是, 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应用于文艺理论研究的首创者则是托多罗夫, 其提出的对话批评思想给中国的文艺理论界带来重要启示。本文在反思托多罗夫关于巴赫金对话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指出巴赫金首次把“对话”作为一种人文科学认识方法, 用来考察个人、社会、文化、历史、哲学人类学, 同时话语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研究中一直都是一个核心概念。

关键词: 重读; 托多罗夫; 反思; 巴赫金; 对话理论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5)01-0030-4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5.01.004

Reinterpretation of Todorov: Reflections on Bakhtin's Core Concept of the Theory of Dialogue

Liu Bai-we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In 1950s, Bakhtin's academic thoughts were sort out by Kerinuofu, who work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of the Gorky Institute of world literature, after which France scholar Kristeva introduced them to Paris, and since the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 pays more attention on Bakhtin, who is been regarded as a transcendent of Russian structuralism and formalism. But it was Todorov who first applied Bakhtin's dialogue theory to literary initiator of research, whose dialogical critical thoughts bring important insight to the Chines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This article bases on the reflections of Todorov's theory, emphasizes that Bakhtin first uses "dialogue" as a understanding method of the humanities, applied to personal, social, cultural,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perspective. At the same time, discourse always been a core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the theory of dialogue.

Key words: reinterpretation; Todorov; reflection; Bakhtin; the theory of dialogue

1 重读托多罗夫关于对话理论的研究

茨维塔·托多罗夫(T. Todorov)是一位文艺学家和符号学家,是法国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与朱莉亚·克丽丝蒂娃(J. Kristeva)共同掀起了法国研究苏联“非正式”文学——语文学的浪潮。这对他一生的科学探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5年,托多罗夫出版文集《文学理论:俄罗斯形式主义作品》。该书为读者完整地阐释了俄罗斯形式主义流派。

1981年,《米哈伊尔·巴赫金:对话原则》(中译本为《米哈伊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正式出版,该书不仅向法国读者系统介绍巴赫金(M. Bakhtin)的学术观点,而且是7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思想间碰撞的结果。因为巴赫金喜欢自创文艺理论术语,并且语言晦涩难懂,前后自我否定,使得巴赫金论著的翻译变得异常困难。它要求译者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专业知识,不懂巴赫金表达的真正思想而只看字面意思,会毁掉其本意。托多罗

^{*} 本文系黑龙江省社科基金外语联合研究项目“回望巴别塔——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研究”(12H006)和黑龙江省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人·语言·世界——巴赫金语言哲学观解析”(12512216)的阶段性成果。

夫是现代文艺学的集大成者,具有良好的言语修养。他认真解释和描述巴赫金的概念(体裁、话语、陈述、个体、客体等),使读者能够接受巴赫金的思想。总体上,他成功地塑造了20世纪文学理论界最重要的苏联思想家巴赫金在法国读者心目中的形象。托多罗夫关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人文科学认识论”、“重大选择”、“陈述理论”、“互文性”、“文学历史”和“哲学人类学”。

1.1 人文科学认识论

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中,托多罗夫主要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阐释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托多罗夫引用大量文献证明巴赫金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互相类推引用。例如,хронология(时空体)这一概念既在物理学、生物学中也在数学中使用,巴赫金将其引入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由此产生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间的“历史平行现象”。巴赫金将地理学、天文学和数学等新生学科中的现象也引入人文科学,“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着一种多用途的言语,主要表现在小说中,它符合伽利略的观点,与托勒密相悖”(托多罗夫 2001: 193)。巴赫金同样注意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差异性,即两者主要是研究对象不同,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纯对象”,它除了自身之外不联系其它,而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不等于对象自身,它具有无限自我表达的能力。托多罗夫注意到,“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这个词组本身其实就不合理,与研究“无声”物体的自然科学家的独白式认识不同,人文科学家遇到的是有声音的主体,他们认识自己的“对象”并与其相互作用,因此对物体的人文认识是对话式的。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人而是文本,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人才产生文本。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同。托多罗夫认为,巴赫金遵守狄尔泰、里克特和马克斯·韦伯的准则,更多谈及理解的方法而不是认识的方法。“理解”并不是在我身上消极地复制他人的经验,“理解”最基本的特点是听者和说者不可避免的二元性,它在由初始话语产生的回答与应对的形式中得以体现。托多罗夫强调,在巴赫金看来,思想关联的是另一种思想,话语和其他话语有关,文本是对其他文本的反应,人文科学并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和不变的外部现实世界。托多罗夫认为,在巴赫金之后,研究者应该在文本间的框架中重新审视元文本(метатекст)概念,即“上下文-文本-元文本”应该由“文本-文本”的对话关系替代,因为对于人文科学而言,其初始话语总是某个先前文本的片段或由先前文本产生,先前文本既是情景的“前者”也是时间的“前者”。因此,人文科学的本质特点是其历史性和人格性。

1.2 重大选择

在“重大选择”中,托多罗夫主要从“个体与社会”、“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阐释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在“个体与社会”部分,托多罗夫注意到巴赫金在人文科学中取消“个人/社会”的对立。对于巴赫金而言,语言是这两个端点的中间环节,虽然可能发言(发音)和接受活动具有个人心理和生理特点,但语言在产生和表达含义时总是超个人的,听者可以像说者一样准确理解话语的含义,而且并不一定非要有现实的听话人,甚至在自我意识这种最个人的活动中总是存在关注思考者、说话者的另一个人。在“他人眼中的我”(я-для-другого)的体系中,社会性是意识产生的基础。按照托多罗夫的观点,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具有深厚的宗教传统,“发现‘你’,使‘我’认识到‘我’,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是人与人之间的存在”(马丁·布伯 1962: 113)。另外,巴赫金与美国社会心理学创始人C. H. 米德的理论也很接近,他们理论的本质都是关于我作为一个人存在,必须是某一群体的成员这一论题。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沃洛希诺夫/巴赫金提出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批判。弗洛伊德主义将人的心理现象建立在生理基础之上,并设想无意识是先于和超出言语的(沃洛希诺夫 1927: 82)。而两年后,沃洛希诺夫署名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发表,该书主要是对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批判。一方面,从普通语法到索绪尔和巴利,语言学只承认语言的抽象形式;另一方面,从洪堡到福斯勒、施来歇尔,只承认和看重个体的变化或“个人主观主义”。然而,沃洛希诺夫/巴赫金认为,“内在说话主体完全是社会关系之间的产物,不仅是外在表达,其内在表达也属于社会性范围。因此,连接内心活动(能表达的)和外在客观(陈述)的方法完全是社会方面的”(沃洛希诺夫 1929: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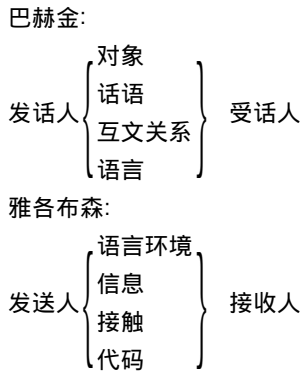
在“形式与内容”部分,托多罗夫认为,巴赫金解决了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相互关系的问题。巴赫金批判狭隘的意识主义形态,批判纯形式主义,批判它抛开社会历史,仅仅分析艺术形式。文学作品的社会评价应该通过一个意义整体来表现其形式和内容,社会历史环境作为作品的材料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文学作品中元素的关系就像线一样,将人串在一起,而不是固有形式准则的再现。

1.3 陈述理论

托多罗夫指出,陈述文的语言材料只能是组成论题的基础,另外还存在一个非开头的组成部分,即话语的上下文。在巴赫金之前,话语的上下文并未被忽视,但它被视为话语本身之外的现象。话语的上下文由共同的时空体组成,这里存在对话参与者、评论场(完全取决于一些简单的话语,如好、行)、参与双方的知识储备和集体性的价值认识。话语与作为语言单位的句子最本质的差别在于:这种社会结构现象是在微型社会的结构中形成的,微型社会在对话过程中形成两个个体,话语虽是说话人行为的主观活动,但却体现说话人和听话人相互作用的结果。话语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马克思主义特征,这些

特征经沃洛希诺夫/巴赫金整理形成普遍性的结构: 社会的经济构成——社会交际——口头相互作用——陈述文——语言的语法形式。语言(句子)和话语(陈述)单位的不同在于表义类型: 前者是惯例的、指物的; 后者是偶然的, 视具体词语含义而定。托多罗夫进而得出语言(句子)和话语(陈述)之间更加系统化的区别“作为口头交际单位的每一个具体陈述的界限是由主题的改变决定的, 也就是由发话人决定; 每一个陈述都有一个特定的内部完结; 陈述不满足于仅指出对象, 而如同句子所做的那样, 而是表达它的主题; 然而, 语言的组成却不是表述性的。在口头中, 一种特有的语调表示话语的一个方面。陈述与有同一对象的先前陈述之间有关系, 而且与它已知答案的未来话语也有关系; 最后, 陈述是针对某个人的”(托多罗夫 2001: 248)。

再看托多罗夫对巴赫金和雅各布森语言模式的对比(托多罗夫 2001: 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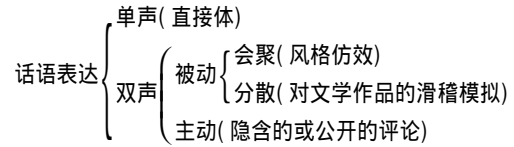


对于上述两种模式, 托多罗夫指出两处较为明显的差别: (1) 两者术语运用不同。雅各布森使用的术语是广义的, 并把“接触”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 巴赫金没有。同时, 雅各布森区分出发送人和接收人交际的方法, 将其视为单独的交际因素; 而巴赫金将话语与其它话语的关系以及雅各布森未提及的因素纳入互文的交际模式中。(2) 雅各布森认为, 他的交际活动模式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口头交际, 但对于巴赫金而言, 语言并不是解码工具, 在交际活动之前并不存在已有传递内容的发送人、语言环境、信息、接触、代码和接收人, 更确切地说, 在话语活动之前并不存在发话人和听话人。因此, 在托多罗夫看来, 巴赫金的框架缺少“交际”部分, 话语是交际参与者直接参与的最近的交际。

1.4 互文性

在“互文性”中, 托多罗夫指出, 话语是不能脱离其他话语而单独存在的, 这是理解文本间思想的出发点, 文本间的情景以及对话参与者之间个人话轮的交换都是对话性的。广义而言, 文本间概念描述两个话语间的任何一种关系, 除了形式-逻辑关系(否定、推断等)之外, 文本间属于话语领域。托多罗夫将该话语思想归纳为(托多

罗夫 2001: 110):



1.5 文学史

文学史是巴赫金思考的主要对象之一。托多罗夫将“体裁”(жанры)视为文学史的主要结构元素。体裁不仅是形式范畴, 而且是社会历史范畴, 是集体在现实中定位方法的总和。他认为, 将体裁作为文学史的主要范畴是倾向于用狭隘的形式主义方法对待文学史, 这种方法将文学史视为体裁形式的转换产物, 从一种体裁优势转换到其它体裁说明文学发展的进程也是社会转换的过程。在托多罗夫看来, 巴赫金在其后的著作中详细地解释体裁概念, 并且认为: 在体裁框架中, 文学作品内部形成时间和空间的完美结合, 这种结合意味着“时空体”。“时空体”的意义不仅局限于现实的空间和时间, 还与世界的组成有关, “时空体”在时间和空间成为一切可想象宇宙的基本成分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最完整的体现。

1.6 哲学人类学

对话蕴含的最基本的人类学主题是确定人的存在, “其他人”在人类存在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 只有通过外部世界以及与其他人的关系才能理解人类的存在。“我们永远都不能看全自己。我在镜子中看到的样子绝对是不完整的; 然而, 它提供了认识自我的原型; 只有他人目光才能给我一个完整自我的感觉。”(托多罗夫 2001: 306)

托多罗夫指出, 巴赫金这些观点与现代心理分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不完全只是认识身体外部需要他人眼光; 我们的内心世界永远同样离不开他人的观察。例如, 一个小孩认识自己的身体时, 借用父母的儿语来命名各个身体部位。”(托多罗夫 2001: 307) 巴赫金“对话”范畴概念具有特殊意义, 它不仅意味着交际的特殊形式, 还揭示人在世界中存在的本体原则。

2 反思对话理论的核心概念——话语

“托多罗夫是西方研究巴赫金的专家, 也是积极向西方世界介绍巴赫金的学者。除了‘对话批评’这一创新性的理论构想之外, 他对巴赫金理论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也成为中国接受巴赫金重要的参照系。”(曾军 2004: 189) 由此可见, 托多罗夫关于巴赫金对话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而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巴赫金对话理论的核心概念“话语”(слово)。

首先, 托多罗夫研究巴赫金理论, 无论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对话式”的。托多罗夫不是提出某种思想或将他与另外一个思想家的内部对话结果公诸于众, 而是“复

调式”的将两种“声音”融入到自己的理论中。托多罗夫认为,20 世纪 20 年代两大主要研究方向是文学和语言学,前者其实是“风格批判”,对象是某个作家个人表达的特点;后者主要是结构语言学,着重分析抽象的语法形式。“对话原则”作为“第三种研究途径”,被单独研究。巴赫金将“话语”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将其作为“语言和表达行为上下文间相互联系的产物”。按照托多罗夫的观点,话语的主要特点是对话性或者话语的“文本间度量”(интертекстуальное измерение)。承认对话最初的对话性要首先避免对语言属性的“亚当派”(адамическое понимание)理解——语言是在命名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将外部世界未命名的事物和已经存在但未使用的词联系起来。语言并不是由名称、符号及相应的事物组成,而是由不同的言语活动、话语组成。话语并不因为语言与外部现实世界的相互联系而具有意义,而是由于围绕同一对象而产生的联系;任何话语并不取决于外部对象,而是对先前言语的回应或对某一话语的反应。

其次,托多罗夫指出,正确理解语言的性质,可以重新思考言语主体的地位。任何个人言语都不应以“原子态”单独理解,而应放入某种话语中理解。如同音乐的和声一样,合唱团中产生的是众声合唱的效果,个人的声音“不会被听到”,听到也无意义。为了展示这种复调性,巴赫金首先选择的体裁是小说。对话的开放性原则不仅使巴赫金跨越文学体裁的界限,还跨越文学的界限——托多罗夫称为新的文化阐释模式,即“文化是由集体记忆保存下来的多重话语构成的特殊话语,这些话语都有各自的主体”(托多罗夫 2001: 172)。

最后,在克丽丝蒂娃之后,在法国人文科学向“后结构主义”转化的背景下,托多罗夫第一次系统性地阐述巴赫金的学术思想。正如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罗斯指出的那样,直到 70 年代末,在系统阅读巴赫金全集后,托多罗夫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也许,托多罗夫生平最能体现法国形式主义向“后结构主义”思潮的转变(Dosse 1991: 408)。而对于苏联的文学—语文学研究而言,摆脱斯大林唯史主义,进入文本“内容”,最大程度地区分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和意识形态,才能够在去除结构主义的框架中再次回到“主体”、“历史”和“意义”表现文学作品的社会交际特性,“文学不反应外部意识,并不说明它本身不具有任何意识,而是它本身就是意识”(Todorov 1984: 189)。按照托多罗夫的定义,转换语言学或者“话语诗学”具有深刻的哲学人类学意义。巴赫金关于小说的思考在人类学领域达到顶点,人类学最本质的论题就是人类具有难以避免的多变性,人类只存在于对话之中,在自我存在中深入展开别人的存在。

3 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在引进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学界如今迎来了国外语言学理论本土化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时期。在此学术语境中,研究语言哲学和追求语言学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创新性,尤其是整合语言哲学同语言学,就成为我国语言研究发展的要求。”(李洪儒 2011: 9)因此,理论的引进固然重要,但对理论进行整合性研究进而推动其本土化,同样适用于巴赫金在中国的接受史。

巴赫金在 50 年的时间里坚持不懈地研究同一个题目——对话和责任感。此处,我们已经感觉到从纯文本分析向文化符号分析的转向。按着巴赫金的观点,理解话语不仅关注话语的能指分析,更多的需要考虑语言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等因素,虽然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心没有改变,但是关注文化符号背后的社会学含义则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突破。但人们仅仅满足于建立一种悖论,看到一个截肢的残废人在为一个完整的身体写颂歌。而对于一个对话体理论家来说,没有回答是最大的痛苦。他的命运在属于他的社会中又如何呢,为什么孱弱的人在关于拉伯雷的研究中歌颂实体性,为什么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积极运用多声部对话理论分析作品?托多罗夫留下了这些问题,并未做出回答,但指出,“重新聆听巴赫金:最终,让对话真正开始”(托多罗夫 2001: 332)。

参考文献

- 李洪儒. 结束语言研究“两张皮”现象: 语言哲学与语言学的整合性研究[J]. 当代外语研究, 2011(2).
- 马丁·布伯. 人的问题[M]. 巴黎: 奥比耶出版社, 1962.
- 托多罗夫. 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 沃洛希诺夫. 瓦. 尼. 弗洛伊德主义: 批判纲要[M]. 列宁格勒: 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 1927.
- 沃洛希诺夫. 瓦. 尼.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 语言科学中的社会学方法基本问题(第二版)[M]. 列宁格勒: 激浪出版社, 1929.
- 曾军. 接受的复调: 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Dosse, R. *Histoire du Structuralisme* [M]. Paris: Francois Dosse, 1991.
- Todorov, T. *Critique de la Critique* [M]. Paris: Le Seuil, 1984.